

以家庭老物件讲述故事的收藏者——

收藏的不仅是旧物，还有记忆

“看着这些记录时代变迁的老物件，我觉得自己很幸运，赶上了一个好时代。”

施骏

1981年出生，地地道道的南汇人，从朱店村小学、六灶镇初中、南汇高中到同济大学，一步步走出农村、步入城市，难舍的还是那份浓浓的乡村情结。

从高中时期萌发室内装修爱好，到大学就读建筑设计专业，到成立建筑设计事务所，再到返回农村造自家农宅以及建设各地大型公建——农村养育了他，现在他又反哺家乡和社会。



施骏和他的收藏品



老手机和游戏机等

宋宁华 摄

行驶在车水马龙的浦东南六公路，转弯驶入乡间小路，不久，六灶一个寻常村落的农田阡陌、流水潺潺便映入眼帘。

“这里有我从小居住的老宅，虽然平时生活在城市，但周末还是喜欢回来放空自己。”建筑设计师施骏说，前几年，瓦片房、空斗墙的农宅被重建为拥有简洁大理石外立面的小楼。而他在3楼特地留出半个楼面，用于安放各种旧物。“和有些人收藏专门品类的物品不同，我收藏的物件五花八门，但都承载着成长的记忆。不经意翻开，就会触动一个年代故事。”

为老物件造个新“家”

六灶原属南汇区域，后来并入浦东川沙新镇。施骏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，有很深的故乡情结。小学课本、成绩单、小霸王游戏机……许多老物件原本被尘封在老宅角落，几年前，老宅翻新也翻出了回忆，施骏决定为它们造一个“新家”。

步入“施宅博物馆”，入口处是很有年代感的

“BP机”、“大哥大”、诺基亚手机……记载着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通信方式的变化。

“记得最开始的时候，村里谁家要是能装上电话，那就是‘大户’了。工作以后，我买了第一部诺基亚手机，现在看来可谓迷你‘掌中宝’，只有打电话和发短信的功能。后来经济稍微宽裕一点，换了翻盖型手机。如今智能手机、社交软件五花八门，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。”施骏说。

“去上海”越来越方便

施骏的收藏品中有很多小学时候的课本、成绩单、奖状、照片等，包括一张破旧校舍的泛黄照片，记录了他读书改变命运的一个个“高光时刻”。施骏说：“记得小时候家里条件艰苦，父母务农种植西瓜，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。”记者看到，在这个家庭博物馆里保留了一大罐分币，以及当时南汇、上海、全国粮票等。

施骏回忆，到了西瓜成熟的夏季，他跟着父母天不亮就租一辆卡车将一车西瓜运到浦西城

里去卖，回来时再批发一车苹果到村里卖。“那时去一趟城里单程就要三四个小时，还要搭乘摆渡船过江，卡车上船时摇摇晃晃的，好多西瓜都滚落黄浦江，种瓜人的辛酸滋味至今还记得。”

虽然同城，但那时沪郊村民喜欢把“去浦西”说成“去上海”，“进趟城”要纠结许久。施骏说，即使考上大学后，从杨浦区回家还是要转好几辆公交车，直到轨交2号线通车到张江高科技园区后，回家的路程才缩短。后来，随着申嘉湖高速公路、中环高架路等的贯通，家里又添了小汽车，“一路向南”的道路终于顺畅起来，在不堵车的情况下，到市区只需要半个多小时。

从小就有“晚报情结”

施骏说，从小老师就推荐他们阅读《新民晚报》，其中，他最喜欢的是“夜光杯”，还曾投过稿。有老人听说他收藏旧物，特地送来自己剪报整理的“夜光杯”连载故事，希望他好好保存。有着“晚报情结”的他，一次在逛文庙时看见《新民晚报》1982年合订本，如获至宝般赶紧买下。记者翻开合订本首页，只见1982年1月1日的报纸上刊登着《复刊的话》，头版的头条新闻是《本市街道工业大有作为 涌现四个“百万富翁”》，记录着那个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。

有意思的是，施骏选择当一名建筑设计师也和《新民晚报》有关。当时《新民晚报》上有个版面内容是关于室内装潢的，这让他从小萌生了当设计师的念头，并在长大后报考了同济大学建筑设计专业。虽然他后来才发现“此设计”非“彼设计”，但依然热情不减。他说，在职业生涯中见证了上海这座城市“变高变大”的过程，“看着这些记录时代变迁的老物件，我觉得自己很幸运，赶上了一个好时代。”本报记者 宋宁华

用镜头记录时代的退役消防员——

拍出“陆家嘴Citywalk三部曲”

“历史的印记应该留存，只有了解过去，才能更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来之不易。”

赵解平

1957年生于上海，摄影爱好者。1976年起服役于上海武警消防总队东昌消防队，后在上海永久自行车厂、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（陆家嘴集团·股份公司）工作。1993年开始拍摄浦东开发开放的纪实类摄影作品。在多家报刊上发表过文艺评论、漫画、通讯报道和摄影作品等。

陆家嘴 Citywalk（城市漫步），伴随退役消防员赵解平度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。他用相机记录下浦东变迁的点点滴滴，汇聚成一本200多页的摄影集《老陆家嘴的路》并自费出版。

找寻建筑自制地图

1976年，19岁的赵解平到东昌消防队报到，从此与浦东结下不解之缘。当年位于浦东南路东昌路口的消防瞭望塔，可是响当当的“浦东第一高度”——24米高。

“我收藏的上海旧地图上，浦东陆家嘴除了零星几处地标，其他地方都是用来印图例的。”赵解平说，登上8层楼瞭望塔，视野开阔，东边沿江是老厂房和危棚简屋，往西能望见万体馆旁新建的一排高层，东北向则能看到长兴岛。服役不久，他用津贴买了相机，爱上了业余摄影。

浦东消防兵时代的 Citywalk 内容是认地标。当时公用电话很稀少，靠瞭望第一时间发现火警后出动救火。除了瞭望值班，白天其余时间则戴着草帽骑车去周边，找塔上能看到的建筑，自制地图标记下来，再回到瞭望塔上观察核对。

“陆家嘴的一草一木我太熟悉了，大到路边一个单位，小到一家烟纸店，都记在我脑子里。”

白天拍摄晚上冲洗

1992年，当时在永久自行车厂工作的赵解平听说浦东急招人才，马上报名加入浦东开发建设大军，陆家嘴 Citywalk 也有了新内容。

他负责陆家嘴集团的外宣和接待工作，陪同海内外宾客和记者到建设工地参观采访时，发现同一条路往往相隔几周就有新的变化。一种紧迫感油然而生：老房子不断拆除，新大楼快速崛起，一切变化得太快了，得抓紧记录曾经的一



赵解平拍摄的浦东变迁对比照



赵解平在拍摄陆家嘴



姚建良 摄

切。“历史的印记应该留存，只有了解过去，才能更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来之不易。”

赵解平把心爱的海鸥205相机放在单位，自己买了黑白胶卷，外出时一有机会就拍摄记录；晚上则将家里门窗遮挡严实，便于冲洗胶卷。《老陆家嘴的路》摄影集里，记录着大家熟悉又陌生的陆家嘴：上世纪50年代曾叫烂泥渡镇，国金中心所在地在20多年前曾是陆家嘴美食城，2000年东昌路附近还有很多待拆迁的低矮民居……

陆家嘴不断刷新“浦东第一高”，东昌消防瞭望塔也完成了历史使命，到了告别的时刻。1999年9月，在瞭望塔爆破的前几天，赵解平特意到浦东第一八佰伴花6666元买了一架索尼摄像机，双机齐发记录下瞭望塔离去的瞬间。

一路讲解“干货满满”

2017年，60岁的赵解平退休，他的陆家嘴 Citywalk 三部曲翻开了新的一页。他受邀讲了20多堂课，主题离不开陆家嘴的变迁，还带着海

内外游客和本地大学生开启陆家嘴 Citywalk 之旅，一肚子的陆家嘴往事让讲解“干货满满”。

2022年，赵解平用了二三个月的时间，把七八十卷旧胶卷整理、清洗、晾干，有了分享的想法。之后，他学习排版、设计封面，终于迎来了《老陆家嘴的路》的诞生。

浦东巨大变迁，每位亲历者都有自己的故事，赵解平讲述了“接嫁妆的故事”。1985年12月，他和亲戚早晨7时从西藏北路虬江路附近的家，出发去浦东浦东新村未婚妻家接嫁妆，另外托人借了辆公交车准备于11时到达浦东新村。9时多摆渡到陆家嘴，谁料81路公交车终点站人山人海却无车，后来才得知浦东大道堵塞了。好不容易排队打上公用电话，对面却一直占线。等到11时30分大舅子接到电话时，接嫁妆的公交车已错过。“社会的进步、生活的改善都是经过一番曲折才发展到今天，并非一帆风顺。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，等于收藏了历史。”赵解平感叹道。

本报记者 谈瑾

申生不息

普通人话变迁